

来自：革命行为！（奥威尔）

——星谜小组致上

<<续>>

[illegible]

星 谜 档 案

I L L U M I N A T E

上数据已被修复故障。然而仍可继续运行。但对数据完整性的程度，目前仍无法精确评估。

自科伦坡与地球相遇，我们与贝尔公司达成协议，随后撤离战俘以来的14小时，我战战兢兢地面对着可能一直在进行爆炸工作，评估其好处，现将讨论结果汇报如下：

首先，活下去。然后讲出真相。

如果利比亚与埃及开战,我们这里的难民只有22.7%

艾米·考夫曼 Amie Kaufman

[澳] 杰伊·克里斯托夫 Jay Kristoff

● 雒城 ●

这 篇论文的发表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此前，在 1976 年 11 月，陈伯吹的短篇小说《小英雄》在《少年报》发表，这是他在“文革”期间唯一发表的作品。《小英雄》的发表，使陈伯吹在文学界重新获得关注。此后，他创作了《小英雄》、《小英雄》、《小英雄》等作品，这些作品在“文革”期间被广泛传播，成为许多青少年的精神食粮。

知魚 2004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14:00 第 145 期 第 145 期 第 145 期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星 迷 档 案

I L L U M I N A T E

[澳] 艾米·考夫曼
杰伊·克里斯托夫

雒城



天 地 出 版 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谜档案 / (澳) 艾米·考夫曼, (澳) 杰伊·克里斯托夫著; 雒城译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10
ISBN 978-7-5455-2825-1

I. ①星… II. ①艾… ②杰… ③雒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. ①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11381号

ILLUMINAE

by Amie Kaufman and Jay Kristoff

Copyright © 2015 by LaRoux Industries Pty Ltd. and Neverafter Pt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(2017)

By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Roux Industries Pty Ltd. and Neverafter Pty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6-265

星谜档案

出品人	杨政
著者	[澳] 艾米·考夫曼 [澳] 杰伊·克里斯托夫
译者	雒城
责任编辑	杨永龙 聂俊珍
封面设计	蒋宏工作室
电脑制作	尚上文化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65mm×230mm 1/16
印 张	37
字 数	560千字
定 价	108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2825-1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致尼克
他总能讲出最棒的故事
也开启了这个

备忘录收件人：执行董事弗罗比舍女士

发件人：幽灵账号（#6755-4181-2584-1597-987-610-377-读取错误-读取错误-读取错误……）

发送时间：76/01/29

主题：亚历山大号文件包

好了，董事大人，这份就是险些要了我小命的文件。

我就不列清单了，所有那些被洗劫过的数据库，旅程跨越的光年，还有造孽的编译过程中诞生的、那些可爱又可恨的孤儿文件——我们的报酬数额已经足以反映这项委托的难度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污点依然存在，如果你知道到哪里去找。看起来，你的现场清理团队并不像你想要的那样滴水不漏，而你那场小小的公司战争，也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保密程度。

关于科伦扎星的灾难，我们发掘到的一切文件都以实物形式提交给你。条件允许时，还附上了原始档案的扫描件。游戏开始时间是科伦扎殖民地被毁（截至今天，是整整一年前），然后按照时间顺序，历数了战斗母舰亚历山大号和科学考察船海珀西亚号发生的种种，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将事件还原。

这里的一切视频和音频数据，都以原始形式展现，手写文字也保持原貌。一切特殊字体和特殊图像均来自原始文件。我团队成员的解说内容，全部出现于带有回形针图标的文本框内。有些书面资料曾被地球联合政府审查篡改过，我们的技术人员不得不采取技术手段恢复其原貌，按照您的要求，一切粗俗语句仍做了涂黑处理。当然，故事一开始就有几千人死于非命，但里面的人物还是不能说脏话，您就是这意思，对吧？

星谜小组

在欺骗成风的时代，讲真话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。

——奥威尔



简介：

下列资料选自相关采访记录，受访对象为本批次文件中的主角，凯蒂·格兰特和埃兹拉·梅森。采访时间为科伦扎星球救援行动之后不久。



内政部资料 地球联合政府太空军 亚历山大舰队

提交日期：75/01/30

采访者：请给我讲讲昨天的事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灾难开始的时候，我正在上课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，但我那天早上刚刚跟男朋友分手，而他就在教室的另一侧。我正在盯着窗外发愣，忙着攒词儿，准备好好喷一下那个混球。就在那时，那些飞船开始从头顶掠过，所有的窗户都开始摇晃。

采访者：你当时感觉到情况不妙了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没。你不可能马上想到星际入侵这种事的。严格来讲，科伦扎殖民地并不合法，但我们矿场和精炼厂周边的交通都基本正常。我当时以为，是一艘矿石运输飞船高度定太低了，所以继续忙我的事儿，想对付白痴前男友的招儿。

采访者：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一场入侵的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那应该是到所有的警笛都响起来之后吧。某个现在可能已经死掉的聪明仔拉响了太空站的警报器。不屈号，也就是华乌财团^①给我们配备的守备飞船，已经发来警报，说是有一批不友好的家伙，带了大炮巨舰闯到了我们

^① 全称“华莱士－乌里亚诺夫财团”缩写为 WUC。——译注，下同。

家门口，然后——

采访者：你怎么知道不屈号发来过这样一份警报呢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还挺会玩电脑的。我当时想知道太空站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，就瞄了一眼。

采访者：这时候，你们已经开始撤离了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你把情况说得也太有秩序了。

采访者：那实际情况怎么样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鸡飞狗跳啊。而且还到处是尖叫声跟爆炸声。

采访者：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可是个务实的行动派。

采访者：所以你用电脑——

凯蒂·格兰特：所以我砸烂了一扇窗户。

采访者：哦——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在停车场有辆卡车。借我妈的，因为我不想跟某人坐同一班地铁回家。那辆卡车救了我的命。我在停车场看到过一位老师，还有那么老大一块金属板，呼啸着从天而降，还有……

采访者：格兰特小姐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有一个瞬间，我怀疑自己把车钥匙落在了课桌里，所以我就扯开背包，把里面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——我猜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不会再用到了，挺诡异的是吧？但我还是在书包尽底下找到了车钥匙，跳进车里。然后，就在我开启发动机的时候朝前看了一眼，那家伙碰巧就站在对面，愣愣地盯着我看。我发誓——

采访者：您等等。我们的幸存者名单刚刚更新了一次。您刚才要查的名字是哪个来着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埃兹拉·梅森。

采访者：我们救出了他。他现在亚历山大号飞船上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[哔掉的声音]

采访者：您可以继续了吗，梅森先生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没事儿。就是肩膀痛。

采访者：我会叫看护兵再给你拿些药品过来。你刚才是说到逃离学校的过程吗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从来没见过那样可怕的场面。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惨叫声。老师，学生。我是说，我们彼此都早就认识。在那么孤立的太空殖民地，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所有人。但是突然之间，好像我们都成了陌生人。我记得自己被人群冲挤，被动逃离，一面奇怪为什么脚底下会是软的，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脚下是什么。

采访者：那么，你后来是怎么逃出来的呢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身高有六英尺五英寸。在学校重力球队里打前卫的。有一回我把接球手撞得太惨，以至于他们要靠 DNA 鉴定，才能确认他的身份。

采访者：第一轮飞弹袭击之后，你去了哪里呢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所有人都在朝地铁站方向跑，但我觉得，当四面都有炸弹爆炸时，冲进地下冰窟里的薄铁皮罐子里，大概是最不合理的逃生方案了。所以——

采访者：等等，你们的人居然还修建了地铁系统？这个殖民地不是违法建造的吗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哥们儿，科伦扎矿场已经秘密运营了足足二十年。好多家族全体都在那里居住。你也知道我们距离文明核心有多遥远，是吧？

采访者：也许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遥远……

埃兹拉·梅森：……这他喵的又是什么意思？

采访者：没事。抱歉。

采访者：你刚才说到地铁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是啊……对的。基本事实就是，我没打算钻到地底下冒险，所以我就通过消防电梯升到了地面，然后又跑回一段，到了地下停车场。这或许不是最好的方案，因为我没有车。我正在东张西望，天上的飞船正在狂轰滥炸，我当时冷得要死，因为科伦扎星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气温能低到零下四十度。然后我就看到了她。

采访者：谁呀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的前女友。她大概是三个小时之前甩掉我的。所以这场面……略尴尬。

采访者：那你当时做了什么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那个，我觉得吧，要是我傻呵呵戳在车前面，她有很高的概率会开车把我轧瘪。所以我到侧面敲了下车窗，说了点儿“天气好好，蛮适合兜风”之类的蠢话，就在这时，东南方的反导弹炮站被气化掉了，我估计它就被导弹击中。所以，你或许需要在记录里写上：那些破玩意儿其实反制不了导弹。

采访者：那么，她允许你上车了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她让我上车了。我猜，她对我的仇恨还不够强烈，不至于想让贝泰克公司的行刑队用射线枪把我烤了。不过，她还是犹豫了一分钟的。

采访者：你怎么知道是贝泰克公司指使了这次袭击呢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觉得最明显的线索，应该就是头顶上战舰腹部硕大的贝泰克公司标志。到这时，它已经降至云层之下，开始用射线炮清理残余的发射装置了。

采访者：你说的“战舰”，是指贝泰克公司的无畏舰“林肯号”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是的。就是它们。一群 [REDACTED]。等等，我可以对着这东西说脏话吗？

采访者：那么，后来呢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们出发，逃出停车场，就跟电影里的飞车逃亡似的。有个白痴车停的位置不对，但我那辆是越野型卡车，所以我们直接撞开了通道。

采访者：学校外面是什么状况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到处都在爆炸，好多死人。死掉的平民，以前都在为一家没良心又██的矿业公司效力。我是说，假如你是一家星际公司，你发现了一家竞争对手开设的非法采矿点。那你是选择（a）向地球联合政府当局举报，看对手缴纳巨额罚金，自己偷着乐呢？还是（b）派一支战斗舰队跃迁到此地，用射线枪炮灭掉全行星每一个男人、女人和孩子呢？贝泰克公司这帮变态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采访者：你我需要做到的，是尽可能集中精力复原科伦扎星球事件的原貌。收集有关攻击事件的情报，是眼下我们能做的最有帮助的事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不信。

采访者：格兰特小姐——

凯蒂·格兰特：好了。行吧。我们选择了主干道，埃兹拉打开了车载收音机。有一秒钟，我还以为这个白痴在挑选电台节目之类，但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灾难应急电台在播音。他们建议我们前往空港，而我方的科考船将会派遣飞梭，把大家摆渡到同步轨道空间站。

采访者：所以你们掉头去了空港吗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是的。我打开收音机，本来是要给逃亡之路选一种伴奏音乐的。但没想到会有一个应急电台，告诉大家都去空港等待疏散。所以这就成了我们的下一个目标。但当时到处是车，还有些卡车翻在了路边。凯蒂也差点儿把我们的车开翻过去，然后我自告奋勇要当司机，她……嗯，反正说了句很难听的话。

采访者：我懂了。

埃兹拉·梅森：要是你想听，其实我可以重复一遍的，但是——

采访者：不用了，梅森先生。

埃兹拉·梅森：梅森先生是我老爸。而你们还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我还不能跟他见面。

采访者：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各位的经历，然后才能准许你们接触其他平民，梅森先生……我是说……埃兹拉。

埃兹拉·梅森：“接触其他平民”。哇哦，他可是我老爸哎，伙计。你们都还有父亲吧？还是说，地球联合政府的现代人都是从试管里培养出来的？

采访者：我们为什么不继续讲完后面发生的事呢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■■■，贝泰克公司把空港炸掉了，后面发生的就是这事儿。那帮混蛋射了几十颗导弹，把空港炸成了冰面上的一坨渣。我跟地勤的一个小子还一块打过重力球呢，他叫罗伯·弗林。住我隔壁的博尔顿在检疫区上班。还有个女孩，朱迪·金斯顿。我从八年级就认识她了。她在空港通讯中心工作。她曾是……

采访者：埃兹拉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哇哦。我才想起来！她是我亲过的第一个女孩……

采访者：你需要停一会儿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不要。我还是早点儿做完访谈更好。空港被毁之后，就很难决定去哪里了。大致上，我们只是在尽可能躲避爆炸。地面一直在颤抖，一开始，我还以为这是导弹落地爆炸造成的，后来才渐渐意识到：攻击已经让殖民地下面的冰架开始断裂。

采访者：你有地质学专业背景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才17岁，当然没有了。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裂隙，大到足以让一辆车掉进去。你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亲眼看到这样的惨

剧。那辆车后排还有小孩呢。

采访者：这么说，你们当时驾车穿过了市区。然后发生了什么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埃兹拉想去找到他爸爸。他在精炼厂上班，但我跟他说，我们不可能逆向穿过那里涌出的人流。他老爸是个大块头，跟埃兹一样。我对他说，这些人肯定也在自行疏散，我们必须相信他能照顾好自己。如果我们闯进厂区，就可能被抢走卡车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完蛋了。我自己就看到有个妇女，把一个开宽体摩托的年轻人拽下来，自己带上孩子开他的车跑掉了。我还看到保安头领开枪射杀想爬上自己车尾的男子。我们不可能到达精炼厂那么远的地方。我想去接我老妈，还有我表姐艾莎。我爸不在星球表面——当时轮到他在海姆代尔跃迁站值班——所以我跟老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。我妈是位病理学家，她在医疗中心搞研究。艾莎是那里的实习生。

采访者：我用不用替你在名单里查下你妈妈的名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不用。她成功撤离了。就在海珀西亚号飞船上。我在这次采访之前就已经见过她。

采访者：那你表姐呢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不。她没能脱险。

采访者：我很抱歉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嗯哪。

采访者：那么，埃兹拉有没有看到你建议的合理之处呢？你们去找你妈妈了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们出发了。埃兹拉的妈妈不在这边，所以我妈给他做了一年的饭。我觉得我俩分手，我妈反倒是最在乎的。我们正在去她实验室的路上，当时街上已经开始有很多人，有的开越野车，有的开宽体摩托，还有步行的。地面不断开裂，时而有大块的建筑残骸掉落，而那艘巨大的贝泰克公司飞船始终高悬在头顶上，用飞弹持续袭击我们的防御系统。载有平民的飞梭在不断起飞。周

围噪声极大，我觉得自己耳朵都在流血了。而雪上加霜的是，那个可恶的埃兹拉，偏偏选了这时候批评我的驾驶技术。

采访者：你们两个居然会分手，还挺教人意外的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你是完全不了解他。反正就在这时候，有半座倒塌的电影城砸到了我们卡车上。

采访者：……等等，你说什么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不知道自己失去知觉的时间有多久。我醒来时，以为天空都被巨型蛛网覆盖了。然后才意识到，我是透过碎裂的前挡风玻璃向外看，而且我们被半幢建筑盖在了里面。车已经全毁，凯蒂就在我身边，满脸是血，我也摸不到她的脉搏。于是我把她从废墟里拖出来，开始给她做嘴对嘴人工呼吸，她就是这时候扇我的……是的，大人，她真的扇我。

采访者：她打了你吗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正确。打了脸。还挺准。我已经蒙了。她以为我想亲她。她头被撞到了，脑子不清楚。于是我们各自集气，准备开始大吵大闹，然后我们才发觉天上到处是旋风式空间战斗机。所以我猜，应该是救兵到了。

采访者：那时候你还能看到林肯号吗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看不到了。但我们能看出精炼厂遭到过袭击。它被包围在这种……我说不好。那东西很难描述。它有点像雾吧？但却是黑色的。很慢地爬行着在空中蔓延，像糖浆。也不是烟啦。反正……是一种怪怪的东西。

采访者：你说过，你老爸在那座精炼厂工作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是啊。所以，我当然想去找到他。而凯蒂还是想去找格兰特夫人。同时，脚下的冰川在开裂，天空中烈火熊熊。我觉得，当时我还远远看见贝泰克公司的地面部队。然后我就说了那句话。

采访者：他当时说什么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他说：“凯蒂斯，你选择甩我的日子真是糟透了！”

采访者：……你真的是这样说的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是。然后就是群魔乱舞时间。凯蒂在向我喊叫，我也在向她吼。过去一年所有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委屈全都被摆了出来。听着，我爱过她，现在也爱。但她就是有那么一种……这真是太傻太疯狂。整个星球都在面临末日，而我们却在为一些蝇头小事尖叫，申请什么大学，要不要确定关系，还有其他■。我是说，你能想象吗？

采访者：你才 17 岁，是吧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快 18 了。

采访者：那样的话，可以想象。

埃兹拉·梅森：寒心啊，伙计，真寒心。

采访者：那么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开始跑。她当时说我这样做是疯了。但我只是……气疯了吧。我老爸是我身边仅有的亲人，所以……是的。我跑向精炼厂，一路到处是燃烧的汽车和废弃建筑。我看到一台旋风式空间战斗机坠毁，撞在我面前的一座居民楼上。我感觉到皮肤表面的灼热。我尽可能隐蔽，想要靠近精炼厂，但贝泰克公司的地面部队到处都是。那帮大块头，全身高科技装甲的佣兵打手，手里拿着足以屠戮冰川龙的巨型步枪。我其实没有什么成形的计划，我只想找到我老爸。当时也不知道，要是遇上那团怪雾该怎么办。事后发现，其实这并不是问题。

采访者：为什么这么说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这个嘛，他们开枪打中了我。

采访者：他们开枪打他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。那些■■■本应该很冷静的，他们又不用忍受他的——

采访者：等等，之前你说过，到这个阶段，你们已经是各走各路。那你又怎么知道他中枪的呢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一开始是步行赶往我妈妈的实验室，但前方却有一帮贝泰克公司的士兵挡路。他们当时一直在向地面空投运兵车，好多士兵和越野战车不断涌现出来。我当时被撞过，头很晕。这个我很确定。我记得中途停下来呕吐过一次。我当时可以看到飞梭降落在实验室附近区域接应难民，所以我也只能祈祷我妈妈坐上了其中一艘。我知道自己无法闯过城镇到达她身边。要是没有卡车，我怕是哪儿也去不了。于是我从贝泰克公司士兵那里偷了一辆卡车。

采访者：抱歉，你说什么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的能力常常被人低估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个矮小吧。

采访者：他们没想要回那辆车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很可能想要。但当时，躲开那辆车的冲撞就够他们手忙脚乱了。而且，我对市区中心的情况很熟悉，他们却不然。我在居民区后面拐了几个陡弯，途中刮掉了几扇车门。但等我逃离那个区域，就已经无人追赶。我们的人没有枪，而他们的人把我当成了友军。我猜是这样子。

采访者：后来呢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当时有一团肮脏的黑云，从大气层上空向精炼厂区域缓缓沉降，我知道埃兹拉就在那个方向。我后来听说，那是某种形式的生化攻击。这是真的吗？

采访者：我不清楚。你刚才说他被射中，所以我猜，你是找到了他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他在一队贝泰克公司士兵后面，浑身流血的样子。我看到那阵势，有点吓傻了。

采访者：你当时把他救回来了吗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，呃……对那边发生的事，会有人提出控告之类的吗？

采访者：他们用射线枪炮杀害了我们四分之一的船员。就算待会儿你说为了救他干掉了一整队贝泰克公司士兵，我们也没有人会为他们哭泣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正如我刚才说过的，我个子很矮小，而且车里有不少血迹。我猜应该是脚底滑了一下，误踩了油门。个儿矮的人踩油门很吃力的，你知道吧？反正车子是撞翻了几个人，然后停在了他身旁。

采访者：那他是怎么做的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他说：“嘿，凯蒂斯。”说真的，当时还真是巧。幸好我碰掉了车门，所以他毫不费力就爬了进来，然后我们就像躲避暴风雪一样，让车子一路狂飙。我们看见有飞梭降落在市郊，上面没有贝泰克公司的标志。所以我们冒险赶去。我们希望那是科考船队派来接应的。

采访者：然后呢？

埃兹拉·梅森：我记不清了。我好像开了个玩笑，要求看她的驾照和车辆登记号之类。因为，你知道了，她刚刚撞翻了一帮——

采访者：我知道你意思了。

埃兹拉·梅森：是的。然后我说：“哦，我在流血呢。”然后她说：“闭嘴。我才不要跟你说话。”所以我大致就是在集中精力，确保自己不要死菜。当时到处是血。伤口痛得太厉害，我想后来我是开始笑了。也许我是开始陷入癫狂。凯蒂大声训斥我，应该是让我按压伤口什么的，但如果不按，痛感会减轻一点点。头顶有战斗机盘旋，我记得当时感觉特别冷。我记得曾眼睁睁看凯蒂驾车，她也浑身是血，头发上沾了冰雪等东西。我想我曾说过，她的样子好美，然后就两眼漆黑了。

采访者：你们顺利坐上了飞梭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们只是勉强赶上。我们开的是贝泰克公司的卡车，所以我不得不提前下来，拖着埃兹拉从冰面上走过去，以便让他们看清我们是平民。当时只有少数医务中心的人成功脱险，所以他们把伤员集中到一艘飞梭上，让我们其他人坐其他飞梭。我当时叫得脑袋都要爆掉了，恳求别人帮我把他抬上去。我甚至都不记得怎么把他拖上去的，当时一直有飞弹盘旋着逼近，在我们周围接连爆炸，到处都在起火。我猜是因为我喊的声音太大，让他们断定我没有资格坐病号飞船，所以把我赶到了别处。就这样，他最终登上了亚历山大号，而我出现在了海珀西亚号上。

采访者：感谢您的配合。你可曾看清楚，有没有导弹击中精炼厂？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觉得没有，只有那团黑云压向那片区域。他们应该不愿炸掉它吧，是不是？我是说，如果贝泰克公司想让这个殖民地消失，直接向地球联合政府举报就可以了。他们显然是想抢占我们正在开采的氦金^①矿石。他们应该不至于毁坏唯一能够加工矿石的设备。

采访者：我们现在还猜不出他们此举的目的。

凯蒂·格兰特：我想，如果他们追赶上来，我们倒可以在被炸成碎片之前，当面向他们请教。

采访者：结束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件事要说，梅森先生。

埃兹拉·梅森：请问这最后一件事，可不可以包括你许诺过的止痛药？

采访者：我们的伤亡名单刚刚进行一次更新。关于令尊，恐怕我有个坏消息要通知您。

^① 作品中杜撰的一种珍稀矿石。